

饮冰室藏书题记简述

□ 肖刚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编者按：古籍馆同事肖刚先生，利用在普通古籍书库工作的机缘，花费数年时间，翻检饮冰室藏书，辑出其中题记，分类整理，汇编成《梁启超藏书题记》一书，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，为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和学术交往提供了很多新的资料。应本刊邀约，肖刚先生特撰此文，简述饮冰室藏书及题记。

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，字卓如、任甫，号任公、饮冰子、饮冰室主人、哀时客等，广东新会（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）人，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、教育家。清光绪十五年（1889）举人，戊戌变法领袖之一，维新派代表，清末民国时期百科全书式人物。著述宏富，涉猎广泛，著有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《墨子学案》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《变法通议》等，凡1400余万字，后辑为《饮冰室合集》。

1895年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集结1300余名举人赴都察院请愿，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史称“公车上书”。自此，梁启超开始登上历史舞台。1896年8月，梁启超与黄遵宪、汪康年合作创办《时务报》，并担任主笔，由此开始在文化和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。至1922年9月《改造》（原名《解放与改造》）停刊为止，曾先后创办、主笔和领导的报刊共17家。他一生致力于“新民”，在传播西学、启迪民智方面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，被誉为“舆论界之骄子”。

从“公车上书”开始，任公活跃于历史舞台30余年。早年倾力于政治，参与戊戌变法、鼓吹立宪，后又出任司法总长、币制局总裁、财政总长等职，领导护国运动，反对袁世凯称帝、张勋复辟，巴黎和会旅欧考察后逐渐离开政坛；晚年钟情于学术，远离政治侵扰，是我国古代学术的终结者和现代学术的奠基者之一，为“新史学”做出了卓越贡献。《清代学术概论》《先秦政治思想史》等著作，开辟了学术思想史、社会史、文化史等全新领域。他还是“小说界革命”“诗界革命”“文界革命”的发起者。康有为晚年鄙其“流质多变”、缺乏定力，殊不知这恰是任公一生勤勉学习、思想进化发展的生动体现，也是他紧跟时代潮流、处于时代前列的力量源泉。梁启超的一生，既有着传奇的个人生涯，又与国家和百姓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，为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觉醒贡献了一腔热血。他终生致力于推动社会变革，启发民智开化。以笔为枪，以新思想为剑，试图救国救民于水火。

1929年1月19日，梁启超病逝。1930年2月，其哲嗣遵嘱将饮冰室藏书正式移交国立北平图书馆，以供众览。国立北平图书馆点收藏书共3470种，41819册，另有金石拓片及手稿信札若干。时任副馆长袁同礼嘱馆员为其编纂藏书目录，以永其传。1933年，《梁氏

《饮冰室藏书目录》正式出版。2005年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再版。该目附余绍宋《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序》，略述其避乱天津时，与任公在饮冰室研讨学问之情形。又对任公藏书特点做了一些介绍，称“其家典籍充陈，细巨赅备”“慨然谓世之颀爱元板本者，直是骨董家”“其所藏但期切于实用，不必求其精槩。上自典册高文，下逮百家诸子，旁及东瀛海外之书，无不殚事收集。其意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”“普博周悉”^①。余氏追随任公多年，对其藏书特点陈述较为精当。再以书目对照，结合笔者手检所见，总结出梁氏饮冰室藏书特点如下：

一、“切于实用，不求精槩”。作为近代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倡导者，任公不求善本，较为注重实用。其藏书多清及民国时期所刻所印本，间有明本。

二、“普博周悉”“细巨赅备”，新旧中外兼收并取。因曾长居日本，文化相近而发展迅速，故外文书尤以日文书为多。这一点与其经世致用的藏书原则相一致，也和他长期从事报业的实际需求密切相关。不分古今，不顾中外，不论雅俗，只有兼收并蓄，方能汇细流而成江海，蔚然成家。

三、善于利用所藏以治学。任公以学者始，以学者终，其学术成就主要集中在史学、佛学、先秦诸子、清代学术思想四个领域。目录中此四类书籍较为集中，体现出他对饮冰室藏书的充分利用。其中，尤以史学兴味尤浓，用力最勤，著作最为宏富。

四、所收他人旧藏、赠书颇多。收集前人旧藏，是历代藏书家的传统，客观上起到传承文明、绵延文化的作用。饮冰室藏书中旧藏颇丰，如《路史》递经惠士奇、惠栋、陈揆稽瑞楼等收藏，《梦溪笔谈》《绝妙好词笺》原为陈澧旧藏等；任公交友广泛，赠书自是不少，笔者统计有杨守敬、蒋复璁、周叔弼、唐炯、钱恂、何澄一、欧阳渐等众多学者。

身为近现代著名人物、藏书大家，有关梁启超学术、思想、政治等方面的研究甚多，但是藏书题记方面的研究专著并不多。大量阅读并勤作笔记，积累丰富的知识，进而形成深刻的学术见解，这是任公极为重要的治学方式。饮冰室藏书近4.2万册，多经任公翻阅并撰题记跋识。《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》著录任公题记跋识70余部近百种，多为《饮冰室合集》所未收。此后半个多世纪，鲜有专题研究。20世纪末，钱谷融主编《梁启超书话》（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98年），周岚、常弘编选《饮冰室书话》（时代文艺出版社，1998年）采用整理、抄录的方式，将题记分类排印出版，惜收录较少；沈鹏等主编《梁启超全集》（北京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汤志钧、汤仁泽编《梁启超全集》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8年）所收书话书跋内容基本与钱氏、周氏书话相同。另有冀亚平等编《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》（荣宝斋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影印出版了其所藏金石拓本和书法作品题跋，并附叙录。除此以外，吴铭能著《历史的角落——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》（商务印书馆，2010年）中也抄录了梁启超的一些藏书题记、书信等资料。以上各种均未涉及任公藏书题记的影印出版、藏书本身的介绍以及与其他学者的交往情况，且存在部分文字讹误等问题。

为免以讹传讹，误导使用者，笔者不揣谫陋，花费数年时间，翻检饮冰室藏书，辑出其中绝大多数题记。这些题记，既是任公阅读过程中的即时心得，也是他治学历程中的灵感记录，保存了不少有用的资料，也反映出任公的收藏意图、特点及其读书治学的倾向，可作为

^① 余绍宋撰：《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序》，《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5页。

《饮冰室合集》之补充。以叶昌炽《语石》题记为例，任公将清乾嘉以降的金石学分为五派，详细阐述各派特点，可视为乾嘉以来金石学发展之小结，亦可窥见近代学术文化演变源流、荣枯兴替之一斑，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。学术研究之外，还能通过题记窥悉任公更广泛的人际交往和家庭生活、社会关系。有些赠书题记，可以进一步了解梁启超师友关系和学术交往，如蒋光焯重刻本《诗集传音释》，由蒋氏后人蒋复璁所赠。其人曾在松坡图书馆编目，后又入职梁启超任馆长的北京图书馆，与任公关系密切；有些题记，可知其教育子女之方法，如朱熹《四书章句集注》题记，任公因担心梁思成荒废国学，特授此书令其诵读。吴铭能将这些题记分为八种类型：名家稿本、著名学者批注校阅者、有特殊意义者、友朋赠送者、作者赠送者、重要版本者、独抒疑问者、考镜学术源流与评鹭短长者^①。以上各类，分别从内容、版本、价值和人物关系等角度概括了任公题记。再结合其他史实材料以观之，今日学人既可以细细品味梁启超购置图书的苦心孤诣，亦可借此获得启迪乃至治学思路。

因题记繁简有别、价值各异，笔者摘选出其中内容丰富、价值较高者，再做分类整理，终录得任公题记162条（含他人题记11条），其中未见著录者65条。复取其书影，以为对照。每种题记均有释文，并附该书版本信息、著者等相关人物介绍和简要的文献综述，汇辑而成《梁启超藏书题记》一书。此书既能展示任公书法墨迹，体现其学术旨趣，便于勾连出研究脉络，又能管窥其藏书概貌，体现与其他学者的学术交往，了解清末民国时期学术发展风貌。这些题记的整理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，有助于对梁启超学术思想和学术交往的进一步研究。

^① 参见吴铭能著：《历史的另一角落——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，2010年，第56—61页。